

# 冬行河南 寻找蒙旗草原的宁静与壮丽

◇ 刘志强

冬日的青海寒风来袭,人们躲在屋里透过视频感受着来自草原或大山里的风景。而此时,远在青海省的东南部,有一个叫河南县的地方,这里的冬季更美,更让人心旷神怡。

河南县全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俗称“河南蒙旗”。

这里的冬季是安静的,也是美丽的,很少有游客来打扰,当地牧民独自享受着来自蒙旗草原的大美和宁静。冬日的午后,当我踏足河南蒙旗,这片土地大部分被雪覆盖。这里的气候属于高原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短暂而凉爽。在这片土地上,蓝天白云、绵延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

初到此地,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白色,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寒风中,雪花轻舞,与天地相拥。草原上的植被以耐寒的草本植物为主,其中一些低矮的灌木丛零星分布。在冬季,这些植物的叶子已经凋落,但它们的根系深深扎根在土壤中,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份坚韧和生命力。

河南县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这里是青海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蒙旗草原更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在这片土地上,蒙古族人民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创造出了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在过去的年代里,这里的居民主要以游牧为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也逐渐开始了定居生活。尽管如此,游牧文化仍然是这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在这片寂静的雪域,我见到了欧拉羊。这些

可爱的生灵在雪地上悠然觅食,它们的身影在雪地中显得格外醒目。每一只羊都仿佛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的坚韧和生命力在寒冷的冬季显得尤为突出。我静静地观察着它们,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和谐与安宁。

而草原上的儿女,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让人深感敬佩。他们继承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骑马、射箭、摔跤,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着美好生活。

这里,是远离喧嚣、放松心灵的静地。每一步行走,都能深深感受到草原的宽广与宁静。在这里,我放下了所有的烦恼和压力,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和滋养。

夜晚,草原上的星空璀璨如钻。我躺在雪地上,仰望这片无垠的星空,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畏。这片土地,这些生灵,以及这里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

这里的美食一种融入了草原精神的独特风味,新鲜的羊肉经过精心烹制,肉质鲜嫩、口感醇厚,每一口都仿佛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和自然。此外,当地的酥油茶带有一种独特的浓郁香味,喝上一口就能驱散冬日的寒冷。这些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体验。

走进河南,我们能看见美丽的景色;离开河南,我们回味当地的独特文化。离开或走进,都会让我们感慨万千,这里的美景、这里的生灵、这里的人们以及这里的美食,都让人难以忘怀。

乡愁是一份沉重的爱。

离开故土的游子,默默将爱收藏在心底。在异乡打拼,心里异常孤独,对着城市的钢筋水泥,对着那些永远都不可能与之说心里话的人,心中充满惆怅。在寂寞的时候,对着荷塘月色,想起故乡的袅袅炊烟,想起脸上堆满皱纹的阿爸阿妈,想起调皮捣蛋的可爱儿子,想起故乡那条清澈的小河,想起儿时的玩伴,心中不由泛起甜蜜而酸涩的涟漪。

对母亲的牵挂,是乡愁中最浓烈的爱。小时候,我时常依偎在母亲的怀中,或在晚饭后枕着母亲的大腿沉沉睡去。对游子来说,母亲就是那条小河,有着清澈的眼睛,有着慈祥的笑容,有着对自己细水长流的爱。母爱如水,我如河旁的小草。从小到大,那条母亲河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我,陪伴我成长。

对父亲的牵挂,是乡愁中最深沉的爱。父亲,往往不苟言笑。在孩子眼中,看得最多的往往是父亲伟岸的背影,父亲的背影,像山一样高大挺拔。父亲是个严肃的人,在他面前我们不敢嬉笑,或者做让人讨厌的事情。父爱如山,他默默地守护着母亲,守护着游子,守护着这个暖意融融的家。父亲的背影,永远铭刻在游子的心里,无论岁月如何侵蚀我的记忆,那熟悉的背影永远刻骨铭心。

乡愁,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爱,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是一种对故土和亲人浓浓的思念和依恋。远在他乡的游子,为了一家生计,不得不走进一座他不熟悉的城市,在那里辛勤劳作,饱受思念之苦。也许,他并没有宏图大志,非要在异地他乡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许,他没有在这座城市安营扎寨的打算,因为在他心中,回家与父母孩子团聚,孝敬父母,养育儿女才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

清晨,我从山村走来,看见薄雾露珠,看见炊烟牛马,看见年老牧人便不忍离开,更不忍挥手道别我的父母和年幼懂懂的儿子。成年后便与家人聚少离多,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十年。每一次离开都是在春天,每一次回来都是在冬天。云里雾里的故乡,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故乡是一碗古朴而又浓烈的熬茶,是牛羊漫步西山下的悠然,是一掬潺潺甘甜的清泉,是儿时和玩伴无忧无虑奔跑的大山田野和小河。朝日晚霞,炊烟袅袅,微风习习,那是我生命初始的地方,也是我落叶归根的地方。

故乡,我的祖辈千百年来守护的土地,如今依旧美丽。门前那棵老柳树下有我渐渐老去的阿爸阿妈和长大的儿子,怀着思念,等待我的归来。

袅袅炊烟,依旧丝丝缕缕,始终盘旋在故乡的老屋顶端,却从未走出我的心间。用她的温柔,织出一张网,将我紧紧缠绕,梦里梦外,都是故乡的影子。因为是故乡,所以心里始终有个归宿;因为是故乡,所以叶落如诗;因为是故乡,所以念念不忘;因为是故乡,所以不管我们身在何方,她都是心中最美的风景,是记忆中最珍贵的画面。

记忆刻下的故乡是个回不去的地方,可我的心放不下的依然是昨天的故乡。

## 心底的故乡

◇ 欧麦尔

### 雾

朝阳未出,东方的天空只染出一片淡淡的红,像少女羞涩的脸庞。白雾在金马河大桥两岸缓缓流淌。初春的河道内,草还保持着经秋复冬后的枯黄,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或上游紫坪铺水库一汪大水的唤醒。跨河高压线静悬空中,不知其源,亦不知所终。更远处,高压线塔、树林、楼宇只露出模糊的脑袋,海市蜃楼般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 竹

斑竹林的竹品类众多。太阳渐高,拉长一根根竹挺拔的影子,一时间,竹影、光影驳杂交错。品种不同,外形与气质当然各个不同。慈竹,竹如其名,似乎天生就是族群居物种的典范——新竹旧竹高高低低,若老少相依,挤挤挨挨簇成一笼。笼笼之间,分明有七八米的距离,然而,它们的竹梢早已在半空你拥我抱,又成家人。竹,荫遮出一条条幽深小道。和此幽篁景之幽深意,最贴切的莫过于“曲径通幽处”的妙句。与慈竹之错落杂密截然不同,斑竹、楠竹根根独立,它们孤傲不群,连竹节也比其他竹更白亮些,好像那也是其自我品性的无声宣言。龙

三十年前我对银子一无所知。有一次过年,妈妈说,想看看外婆的一对银泡。

银泡就是用银子做的一个大耳钉。银泡,有实心的,有空心的,外婆的一对银泡据说是空心的。

外婆带我们走进她的里屋,她从脱漆的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打开盒子里的手帕,银泡被包裹在里面,在暗暗的屋子里,取出的银泡在发光,映照着我的脸。

这对银泡是外婆的爷爷留下来的。之前银泡被放在一个名贵木头做的盒子里,这盒子被小姥爷偷着换酒喝了。倒是银泡,因为是老人留下来,谁也不敢动。念想,以物传递一种情感,或许是生死离别的见证,或许是暗夜思念的物件。

外婆慢慢擦拭银泡,放在手里,轻轻掂量,

## 新津四韵

◇ 宋扬

竹主干不发达,分支却繁密,它们的竹干几乎被竹叶全包裹了,远望,一丛便是一团绿在匍匐蔓延。竹的世界高低错落,俯仰生姿,视觉空间立即变得立体起来,丰富起来。

### 树

竹,生生灭灭,或许并不能以年代论英雄,而年龄,绝对是一株树存在的价值,也是斑竹林获誉“川西平原腹地仅有的市级森林公园”的核心竞争力。在“古楠白鹫”景点,樟楠参天,百年名木多达百株,更有树龄超过三百年者。由此,斑竹林便有了川西平原它处新兴的一众市民公园所无法企及之野性美,而这种朴野之美无疑更具生命的活力与生态的张力。我的脚下,腐殖层松如地毯。阳光照拂,树身红亮,幽深的古意呼之欲出。抬头望,天空被密密匝匝的树叶分切成细小碎片,闪闪烁烁,似银河群星。伫立凝视,恍悟时光之渺远,宇宙之无穷。深林不见

鸟,但闻鸟语响,杂禽啾啾,树太浓密了,除非下到地面扑腾跳跃,任我努力搜寻,也发现不了它们的身影。我只能在景区宣传栏上一睹它们的美姿——小苇、翠鸟、白鹫、白头鹤、斑尾榛鸡、白冠长尾雉、小白额雁、灰胸竹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们共同给斑竹林丰富的生态画卷增添了最灵动、优雅的一笔。

### 水

唐朝李洞在《题竹溪禅院》中写道“溪边山一色,水拥竹千竿”,斑竹林蔚为大观,水居功至伟。“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新津自古就是川西平原之母亲河——岷江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往小了说,单是斑竹林区域内就有金马河、西河环绕四周,姚滩水域湿地成片。智慧的新津先民于斑竹林与羊马河最近的位置筑起一道古堰,一到丰水期,水就会漫过水坝与吊桥相映成趣。水闸、古堰双管齐下,在丰枯期调节进入斑竹林的水流量。举重若轻,工程虽小,亦堪称都江堰治水思想的辐射延伸。避水之患而用水之利,水不仅造就了古堰流溪的风景,更为新津的每一丝雾、每一根竹、每一棵树提供了生命精血。毫无疑问,水,是新津四韵华章点睛的关键词。

## 新春气息

◇ 韩国明

夜的寂静在新声里漫步  
霓虹灯下的树梢  
轻轻摇摆着红灯笼  
裹紧衣裳把孤独揣进口袋

冬日严寒 在云端  
雪花撒下来  
覆盖了大地的身躯  
等待晨曦的光芒迎来立春的暖阳

大地在冰雪融化中苏醒  
汲取了生命力的嫩芽冲向人间  
微笑着  
送别枯草的荒野

一缕炊烟里装满了浓浓新春气息  
喜庆刻印在母亲褶皱的脸上  
春风里祝福飘向远方  
鞭炮齐鸣震碎一路风尘

相约春天,看一眼你倾城容颜  
听一声艳姑低吟  
乡愁里,是桃花树下相思在心尖荡漾  
消瘦了身影  
在人间烟火里晚归的人



## 隆务河

## 银泡

◇ 周有升